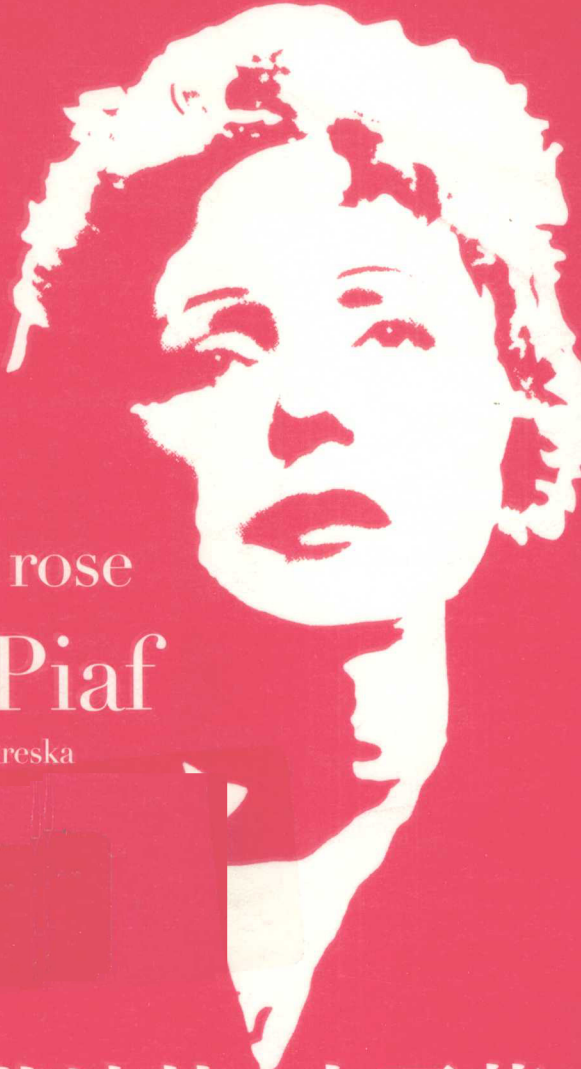




La Vie pas toujours rose d'Édith Piaf

Philippe Crocq et Jean Mareska

艾迪特·皮亚芙

人生并非总是玫瑰

[法] 菲利普·克罗克 让·马雷斯卡 著
高方 杨振 译

作家出版社



La Vie
pas toujours rose
d'Édith Piaf

Philippe Crocq et Jean Mareska

艾迪特·皮亚芙

人生并非总是玫瑰

[法] 菲利普·克罗克 让·马雷斯卡 著
高方 杨振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10-042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迪特·皮亚芙: 人生并非总是玫瑰 / (法) 克罗克, (法) 马雷斯卡著; 高方, 杨振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063-5299-4

I. ①艾… II. ①克…②马…③高…④杨… III. ①皮亚芙, E.
—传记 IV. ①K835.65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54657号

Philippe Crocq et Jean Mareska
La vie pas toujours rose d'Edith Piaf
© Editions du Rocher, 2007
策划: 猎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Centre du Livre Etranger des Editions Mer-Ciel

艾迪特·皮亚芙: 人生并非总是玫瑰

作者: (法) 菲利普·克罗克 让·马雷斯卡
责任编辑: 王妍 周茹 翟婧婧
封面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205

字数: 180千

印张: 8 插页: 10

版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5299-4

定价: 2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 言

走进皮亚芙的生活，是攀登阿索斯山^①走入宗教殿堂。

并足跳入她的传奇，遭遇的总是荆棘之冠。

她的早年岁月是在变化不定的街头度过的。“故事太美，美得失真。”萨沙·吉特里^②这样写道。

多少为她作传的人都迷失在她模糊不清的儿时回忆中。

为她拍摄影片的人同样也为超乎他们想象的奇遇而迷惑。

“人们谈论我谈得太多。”她说，“有多少日子我自问自己过去是谁，现在怎样，将来又会如何？”

喧嚣声、闪光灯、赞美的低语、美式口哨、场内起立鼓掌的观众，还有落下的帷幕、熄灭的灯光以及黑暗，比她长裙更深沉的黑暗。伴随着这一切，艾迪特·皮亚芙的故事俨然就是女王的故事。

真真假假的朋友聚集在她的殿堂，为了成为她的宠臣，也是为了利用她的慷慨。她并不是好骗的，但对任何人都拒绝什么。甚至在演出结束后遇到流浪汉，她都会因为对方“面目和善”而慷慨解囊。

她的传奇就像是神奇的脊椎扛着脆弱的骨架，上面布满错

① 阿索斯山位于希腊东部伸入爱琴海的恰尔基迪半岛东南端，是东正教的精神中心，被视做“圣山”。亦有“修士之国”、“女人禁地”的称号。——译注

② 萨沙·吉特里（1885—1957），法国剧作家、演员、电影艺术家，被视为法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轻松喜剧的代表作家。——译注

综的神经和纤弱的血管，由此构成她的玫瑰人生。在这纠结的人生中，一切都未定，一切都有可能。

她在警察披风里发出的第一声啼哭，与其说是小红帽的臆想，不如说是大灰狼的嚎叫！

当内政部长决定取消执法者制服的披风时，人们不由得产生怀疑。他是想把线索搅乱，还是想断了那些可能再出意外的女人的念头？

在谈及她的出生时，艾迪特不就说过她母亲没有来得及进产房，婴儿就已经呱呱落地了？

她的女友们个个都会编故事，难道她们另有所指？

或许她们只是稍事夸张、粉饰真相，以至于警察的披风比特农医院的方格地砖还美。

当传奇如此传奇，一切都变为可能，虚构就会让现实变得滑稽可笑了。

序 没有爱，我们什么都不是

一九六三年二月廿一日，皮亚芙在博比诺^①登台演唱。在台上，她比任何时候都柔弱。听众纷纷低语：“她来了，她回来了！”掌声热烈响起。

她的一身打扮，宛若传奇，一袭小黑裙，披着长袖羊毛开衫，那是为了掩饰瘦弱的手臂。

有人想帮她，扶她，领她走向遥远的麦克风。

再说，她能走到那儿吗？她的脚步是那样的摇晃不定。

然而，令她担心的不是她的双腿。她一辈子都在走，从美丽城到蒙马尔特高地，从蒙马尔特高地到马克-马翁大道。在这舞台上，再走几步又何妨？

“只要意志坚强。”有一次出院时，她对《震旦报》的记者说，“什么都能摆脱，哪怕是医院；要不了多久我就会重返舞台，奇迹这个词儿，我可禁止你们使用！”

不，今天她步履蹒跚，并不是因为缺乏力量。然而，她忐忑不安地朝乐队瞥了一眼，音乐轻起，随之响起热烈的欢呼声。

在这之后，对她来说什么都不再重要。她抓起麦克风，神色灿烂。他们怎能把她忘记！

这几个月来，皮亚芙在生死之间一次次徘徊，谁也不知道

^① 博比诺是巴黎一家著名音乐厅，位于蒙帕纳斯区，是一战后巴黎演艺界表演的场所，诸多知名歌手在此登台成名。——译注

她的歌曲从何而来，她的泪水又是为何而止。

一九五八年，她在奥林匹亚^①演唱时昏倒在地。她到瑞士的巡演就此取消。

后来，又遭遇了那次车祸，在纽约华道尔夫饭店演出时身体不适，然后又是一次次住院，先后五次手术。直到有一天，对于她让自己身体所遭受的一切，她的身体断然说“不”。它再也承受不了酒精、彻夜不眠和注射器。

她照着镜子，看见自己脸庞肿胀、头发蓬乱。男人不再想要她，这也无所谓。与其说她抛弃了一个个男人，不如说是他们背叛了她。

在她受罪的这三十个月中，她操心的是别的东西。她想念她的观众，她只想念他们。

与他们重新相见时，他们是否忠诚依旧？

他们是否已另结新欢，背叛了她？是布雷尔^②喜欢的那个西蒙娜·朗格卢瓦，还是河闸酒吧刚刚捧红的芭芭拉？

她快速浏览了一张张有演唱报道的大报小报。到底是谁呢？

皮亚芙心里又出现对被遗弃的恐惧。她不是早就无所谓了吗？

昔日的回忆再一次将她淹没。小时候，她是个惹人嫌的孩子，被穷到一起的大人们推来推去，如同对待破衣裳，随手乱扔。

有一些脸庞，她曾爱过，爱过几个小时、爱过几天，之后，她便永远失去了它们。

① 奥林匹亚是巴黎最早的音乐厅，也是迄今为止依然营业的音乐厅。法国许多著名艺术家，如艾迪特·皮亚芙、夏尔·阿兹纳伍尔、米丝廷盖特、玛丽·迪巴、弗雷埃尔、达米娅、达莉塔等都在那里登台表演过。——译注

② 指雅克·布雷尔（1929-1978），比利时著名法语歌手。——译注

她的母亲，把她扔在咖啡馆里不管不问；她的父亲，她爱他就像爱刽子手那样爱恨交加。还有那些男男女女，利用他，欺骗她！

莫莫娜是何许人？是她的好妹妹，还是放荡女友？

“我精神的苦恼是我放浪的原因所在，”她曾这样坦白，“可卡因可不撒谎。”瘾君子们后来如此高唱。皮亚芙成了他们的先驱。

勒普莱是第一个给予她的多于向她索取的男人。他们的相逢像是圣诞节的显圣，开始于十月，他们的友谊通过内心激情的交流而不断持续。

他所做的，不仅仅是教她如何登台演唱，如何为自己选择歌曲。他带她去见一个个时装设计师，可她都看不上眼，直到有一天遇到了克里斯蒂昂·迪奥。他们俩的故事这里不再赘述。

一九六三年二月廿一日，在博比诺，陌生的观众让她心中得到了安慰，他们在那一刻所给予她的，要远远多于她身边的亲朋在过去多少年中对她的付出。

他们从来就没有忘却她。在幕布落下前，他们一直站立着，拥挤在一起，像海潮一般。他们对她一直忠心耿耿，从未改变。

皮亚芙的观众是流星的追逐者，是星系的追随者，在星光闪现之后，留下的是爱的尘埃。

目 录

前言	1
序 没有爱，我们什么都不是	1
1. 美丽城，也是巴黎	1
2. 街头学艺	17
3. 所有的爸爸都叫路易	27
4. 没有勒普莱的热尔尼之家	37
5. 雷蒙，她的外籍军团士兵	45
6. 必不可少的 ABC 音乐厅	61
7. 科克多发现冷漠，皮亚芙发现戏剧	67
8. 伊沃，上来！	91
9. 在百老汇的成功与邂逅	104
10. 斗士时代	115
11. 马塞尔永在	129
12. 安德烈推开了康斯坦丁	144
13. 银幕上的皮亚芙	148

14. 我们结婚吧！	151
15. 人群在她的行李箱里	165
16. 来了又去	170
17. 美国恋人	177
18. 可怕的岁月	183
19. 固执的迪蒙	189
20. 最后一缕阳光	206
21. 一九六三	215
 译后记	 225

附录

由艾迪特·皮亚芙作词和/或作曲的歌曲	228
银幕上的艾迪特	233
舞台上的艾迪特	237
唱片分类目录	239
参考书目	243

1. 美丽城，也是巴黎

艾迪特的父亲路易·加雄常说：“她的身世，可跟别人不一样。”

他是暗指孩子生在马路边上？不少人都是这么说的。或者，他只是想强调，祖母摆地摊、父亲演杂技、母亲在街头卖唱，这样一个家庭赋予了孩子一份与众不同的遗产？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些人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街头卖艺的传统，继承于中世纪的街头杂技艺人，由来已久，不断发展。喷火的、举重的、驯狗的，形形色色的杂技艺人，还有唱歌的、弹拉的，男男女女，给大都市的街头带来了欢闹。对于手头钱不多，无法去享受咖啡、音乐之欢乐的某些市民来说，花上一个子儿，也就算实现了自己的几分梦想。

有的艺人如果手头有钱，会不惜花钱雇一两个同谋，行话叫“媒子”。他们带头往帽子里扔钱，引着看热闹的观众往里扔。他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时刻提防警察的到来，因为在当时是禁止干这些营生的。至于扒手，热闹的人群给了他们下手捞钱的好机会。路易·加雄和他妻子就是在这贫穷与卑劣当道的圈子里挣得一席之地的。

路易这位街头艺人，当时被认为是“杂耍高手”。常以街道一角为家，把脏兮兮的毯子往地上一铺，把凸凹不平的帽子往

毯子上一放，煞是显眼，他放声招徕看热闹的人群，吹嘘说要给他们看谁都没有看到过的热闹。确实，有些人是从来看不到的，因为他们不愿牺牲几个子儿去凑热闹，而是宁愿避开。留下来看表演的只有寥寥几个，那是因为他们给了钱，要对得起给的钱！

这种场面可以持续很久，只要帽子里的硬币凑不够酒钱，这场面就一直持续下去。“我求您的不是一个子儿、两个子儿，而是要足够我养家的钱。”他嘴里常常这么说。

听他的口气，仿佛他是在欧洲最伟大的宫廷里表演，而王公贵族想让他与侯爵夫人成亲似的。“我这人，向来不要施舍，”他常常加上一句，“自由就是这个价。”

每当他理屈词穷，他会拿出他父亲的那一套说法。他父亲路易-阿尔丰斯，人称“陡坡”。是表演“光背骑马”的马术高手，先后在拿破仑马戏团和皇后马戏团表演过，有过相当大的名声。他后来与一位年轻女子成婚，婚后生了一帮子女，其中有路易·加雄，很自然，这些子女生来与马戏艺术有缘。不过路易小时候身体孱弱，人长得又小。“可惜啊！他不能继承我的马术生涯。”他父亲感叹道。

路易没有成为角斗士，也没有成为举重的大力士，更没有成为马术高手——一看到马，闻到这些浑身散发出马粪味的巨大牲畜，他就想吐。

轻盈与灵巧成了他未来命运的两张王牌。

可帽子老是不能填满。

于是，路易亮出一身健壮的肌肉，说这可是货真价实的，还说女人们迷的就是男人的肌肉，常常弄得一些女人臊红了脸，

又惹得一些女人咯咯地笑。

最后，路易估摸着帽子里已经满了，可以开始表演节目了，便说，“马上开始了，好看的来啦！”

路易是玩倒立的高手，是做柔体表演的天才。

他表演出色，仿佛世上只有他一个人拥有四只手，或者说拥有四只脚。他还常常说：“还有这手指呀，就像是螺旋弹簧，一撑就可以把身体弹飞起来！”

每到这个时刻，观众们就噤了声，仿佛来到了圣沙佩勒教堂。

表演一结束，路易收拾起帽子、硬币还有毯子。“先生们，女士们，再会。”然后，又走向另一条街道，在另一个街角又开始他的好戏。

不过，每次表演的间歇，在开始新一轮征服之前，他总是不忘去小酒馆歇上一会儿。

路易不随意发火，也不轻易动手。他敏感、多情、爱诱惑人。“我这人，无论对什么事，对什么人，都不加抵挡。我的本性如此！”他跟有夫之妇暗地里搂搂抱抱，跟女仆在阁楼的佣人房间里厮混，也喝几杯让诗人灵感大发的苦艾酒。

他唯独钟情于普普通通的葡萄酒。“这种酒可以喝个够，比苦艾酒便宜多了！”

凡是和他好过的女人，他还是认的，可生出的孩子，他可从来不认。

加雄随处播撒情种，算到他头上的孩子竟有十九个之多。

“怎么就不说整二十，”当这话传到他妻子耳朵里时，他总说，“这不证明是有人想毁我的名声吗？”

艾迪特的母亲叫安妮塔·马亚尔，一九一四年九月四日嫁给路易。她也出生于行走江湖的家庭，父亲奥古斯特曾有过一家马戏团。

她的母亲名叫阿伊莎·赛义德·本·穆罕默德，是柏柏尔人的后代。安妮塔·马亚尔后来取名莉娜·马尔萨，有时在舞台表演，但更多时候是在街头卖唱，她最终也没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歌手。她可能录制过歌曲，可现如今已无迹可寻，人们只能找到几张她演唱歌曲的“小开本”的曲目集，上面印着她的照片。

住户的院子、门廊和广场是她表演的舞台。没有领座小姐，没有乐队伴奏，没有幕布，也没有座椅。观众站着听她美丽而有力的歌声，那是她留给艾迪特的唯一馈赠。唱完，她便到观众中间去卖她的曲目集。安妮塔跟丈夫一样好酒，所以也不比路易忠诚多少。

偷情之类的，她也有过，不过是家庭主妇换成了搬家工。在生艾迪特的时候，加雄夫妇的关系已经危机四伏了。

跟杂耍高手一起生活，无异于期待永远也不会发生的奇迹。路易总是欺骗他的老主顾，他们被戴上了绿帽子，却也只能忍气吞声。他欺哄街头的轻浮女子，立下爱的誓言却从不去兑现。

在跟安妮塔的私生活中，他难道会是两样？当然不会。他使用同样的把戏，满口谎言，直到有一天妻子终于信服了。于是，他洋洋得意地说：“你是知道的，我只爱你！”

在二人世界中，他维持的是美国人所说的“timing”（计时）关系，没有太长的谈话，说多了他兴许会被绕进去，也没有一

个多余的词，多了会让人厌烦。Swing（摇摆），总是 swing（摇摆）^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加雄是法兰西最早的爵士乐手！

怀上艾迪特之后，莉娜为当时在前线的路易请到了一次短假，为的是孩子降生时，路易能亲眼看到，或至少能在场。

所有为艾迪特立传的人似乎都同意这一点。可后来，真相便走上了岔路口，上了一条条岔道。弗朗索瓦·莱维在《艾迪特·皮亚芙——激情一生》中写道：“艾迪特之降生，选择了一条神秘的道路，借此而孕育其自身的传奇。”

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她的出生是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巴黎第二十区登的记，姓名为艾迪特·乔瓦娜·加雄。取艾迪特为名，是为了纪念艾迪特·卡维尔，那是个英国护士，因间谍罪被德国人处决。

后来，迷雾又因路易而起，因为路易虽然请假归来，却在整个事件中缺席。婴儿的出生是由医院一名叫雅娜·克洛齐埃的助产士申报的。

有一天安妮塔发了火，说：“路易那天错过了回巴黎的火车，却没错过小酒馆！”

让-多米尼克·布里埃在他写的传记中说：路易那天实际上赶到了巴黎，他出门去叫救护车，却瞥见了一家小酒馆！

出了月子，莉娜因为战争与丈夫天各一方，孤独一人带着新生的婴儿。为了能够继续“咖啡馆歌手”的营生，她把艾迪特托付给了母亲。

^① 原文是英文，法文也从英文借用了这一词汇，指爵士乐节奏。——译注

有一次路易休假回来，莉娜又怀孕了。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埃贝尔·加雄降生了。

艾迪特从没见过弟弟。婴儿出生后没多久就夭折了，当时她住在奶妈家……

离别、战争、时光流逝、贪杯、生活困苦、一夜或者一时的私情，这就是加雄夫妇婚姻生活的实质。

路易有一次请假回家，去看望岳母。艾迪特的外婆住在莱贝瓦尔街，家里又脏又穷，上顿不接下顿，酒倒是能拼命地喝个够。为了能让小丫头睡着，奶瓶里总会掺上一点儿红葡萄酒。小姑娘脏兮兮的，他都认不出来了。他决定把女儿带出这个穷窝，把她托付给自己的母亲。他母亲是在诺曼底地区贝尔奈的一家据说是妓院的地方做厨娘。“小丫头在鸡窝里待的时间太长了，找个宽敞的地方住，对她有好处。”

在路易看来，处在天真无邪的年龄，对于孩子来说，所有能闻苹果塔香味的地方都是传说中的睡美人的城堡，管它是不是什么窑子。

不管怎么说，得把小姑娘从她外婆手中夺过来才好，可外婆觉得艾迪特在身边对她每日的营生很管用。每次想喝酒了，也就是说在小酒馆开门的时刻，摆地摊卖旧货的外婆就会拖着小丫头，把她往吧台上一放，让她唱歌。

“渴了真要命，”她常说，“非逼着你出门不可！”

每当外婆梅纳牵着小丫头的手走进小酒店，酒店老板就会招呼都不用打一声，便拿出一瓶红酒，让她喝个痛快。

从一家小酒馆到另一家小酒馆，一直喝到顾客们不再为这位歌声动人的小丫头流一滴泪，一个个醉倒在桌上。

每次，差不多都要到清除垃圾的时刻，小丫头才扶着外婆，一老一少回家去。艾迪特的第一个经纪人，实际上是她的外婆。

艾迪特到了新家，觉得那里的太太们一个个都很漂亮，可她们觉得艾迪特浑身太脏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给她洗澡。每一次洗澡，她都大叫大喊。要想去掉她身上一层又一层陈年污垢，得费不少劲。外婆梅纳是抓跳蚤的老手，但不会使肥皂！“太太们”坚持不懈，不断地给艾迪特说好话，并且轻轻地爱抚她。

在那个年代，这类场所并不会让人皱眉头。那些乐施好善的夫人经过门口时，至多只是画个十字而已。

在巴黎，“沙巴奈”和“One Two Two”这两家场子，迎接的可都是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男性代表。在首都，那些一身游客打扮的人士，与其说喜欢参观卢浮宫，倒不如说喜欢逛这类休闲场所。

外省也不缺这种场所，来的都是常客，大都是当地的显贵和工厂主。

这些显贵或工厂主的夫人，生了一胎又一胎，全都厌倦了，一个个都闭上了眼睛，宁愿丈夫能高高兴兴，手里捧着一束花回家，而不是回来挑刺儿。除了有严格的卫生保障，这些场所还很注意不事声张，加上待客又热情，所以成了男人们喜欢聚集的好地方。他们到这里来，并不仅仅为了登上金灿灿的台阶直奔香气扑鼻的幽室，也是为了来此地用餐、喝上一杯、抽支雪茄、与那些女子聊聊天，她们总是能帮着出些好主意。